

大学生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分析

叶玉珊,余巧华,郑婉卿,胡添祥,谢涵颖,林荣茂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基于情感自我超越理论及拓展-建构理论,探讨大学生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关系。整群抽取 804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和网络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相关分析表明,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关怀正向维度的相关性显著高于与负向维度的相关性。网络分析表明,整体网络呈现 3 个集群(敬畏感、正向自我关怀、负向自我关怀);敬畏感中的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关怀中的自我孤立是网络的核心节点;关系敬畏感、生命敬畏感与共同人性是连接敬畏感和自我关怀的桥梁节点。研究提示,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正向关联,培育敬畏感,促进自我关怀,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敬畏感;自我关怀;网络分析;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4;B8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784(2025)01-0036-08

作为一种自我超越情感,敬畏感有助于提升自我关怀。敬畏感是指个体面对超出认知范围的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1-2]。敬畏感能够激励内在自我探索,促进自我认同,塑造乐观态度^[3-4],进而有助于减缓大学生心理痛苦的体验^[5]。自我关怀(self-compassion)是指在困境中对自己采取积极的态度^[6]。自我关怀包括自我友善态度、共同人性以及平静、开放地觉察自己的痛苦等,是大学生面对负性事件的积极应对策略^[6]。已有研究探讨了感恩等积极情感对自我关怀的积极效应。研究表明,感恩通过减少自我批评,使个体以更积极的方式解释自我经验,进而减少消极认知的产生,实现自我关怀^[7-9]。感恩是一种基于社会互动的积极情感体验^[10]。相较于感恩,敬畏感则强调个体对外界浩大事物时产生的内在自我认知拓展^[2]。从情感自我超越理论可知,敬畏感能够通过自我超越,促使个体以客观、超然的视角看待当下行为,减少自我中心性,防止个体过度沉溺于心理痛苦^[11],这为实现自我关怀提供了可能^[6]。目前,尚未有研究系统探究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关系。本研究拟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来探讨大学生敬畏感与

自我关怀的内在关系,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良好社会心态养成与心理健康发展。

尽管尚未有直接的实证支持,但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关系可以从情感自我超越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得以解释。自我超越情感理论(self-transcendent emotion theory)强调,敬畏感能够带来自我显著性的降低及与外界(他人、世界)联结感的增强^[12]。个体在体验敬畏感时,会伴随着“小我感”的产生,能够将注意力从自我转移到周围环境,进而对自我有更客观的感知^[13]。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在敬畏条件下的被试,会更客观、平衡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14]。敬畏感还能增加自我与他人的联系感^[12]。已有研究发现,敬畏感能够提升个体与群体间的联结感^[15],这能够进一步提升共同人性^[11],即自我关怀的重要成分之一^[6]。

积极情感的拓展-建构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认为,敬畏感这一积极情感能够通过拓展与建构 2 个过程为个体积累自我关怀资源^[16]。拓展过程强调敬畏感有助于促进个体视角转向全体视角,实现认知拓展^[12,16]。研究发现,敬畏感会促使个体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

收稿日期:2024-07-31

资助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FJ2024MGCA043)

作者简介:叶玉珊,女,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2023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通信作者:林荣茂,Email:lrn990527@hotmail.com

自我与外界^[13],避免自我关怀水平的下降^[6]。建构过程强调敬畏感能为个体积累持续的积极资源,增加积极自我觉知,实现自我关怀^[16-17]。研究发现,积极敬畏能提升个体幸福感^[18],它还能够缓冲自我概念威胁条件下的消极自我评价,促进自我接纳^[19]。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其他积极情感也能够基于拓展和建构2个过程促进自我关怀。如感恩练习对高自我批评者的效果最显著,其能通过帮助高自我批评个体看到生活中的积极面,进而提升幸福感,降低自我批评,实现自我关怀^[20]。基于已有研究可知,敬畏感向外可以激发联结感,向内可以塑造积极自我观,这为提升自我关怀奠定基础。

如何更清晰地了解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关系,网络分析方法是一种新视角。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通常将态度、特质等观测变量作为节点,节点间的连线体现了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21]。不同于以往的潜变量分析方法,网络分析不仅能够直观地呈现节点间的内在联系,还能量化节点的重要性进而找到核心节点以及桥接节点^[22-24]。节点中心性是衡量节点重要性的指标。节点的中心性越强代表其在网络中越重要,改变中心性高的节点会影响其他节点^[23]。网络分析方法已在社会心理学、神经病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5-27],通过寻找网络中影响力最强的节点,可促进对节点间关系的理解以及为后续实践提供指导方向。具体而言,网络分析将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内在成分作为节点,并通过节点间的连线来体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性,从而能够直观地展示二者间的网络结构。此外,网络分析还能够量化二者内在成分的重要性,识别出在二者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核心节点和桥接节点,在促进对二者关系理解的同时还能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找到针对性方向。

总之,敬畏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超越情感,对促进大学生自我关怀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通过网络分析,找到二者关系的核心节点和桥接节点,以期更全面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福建省某高校中招募大一至大四学生参与。通过线上问卷星平台收集问卷,共回收860份

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80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3.5%。其中,男生300人(37.3%),女生504人(62.7%);各年级有效样本分布为大一289人(35.9%),大二178人(22.1%),大三207人(25.8%),大四130人(16.2%)。调查之前,征得所有被试的同意。本研究已获得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核批准。

(二)研究工具

1. 敬畏感问卷。采用林荣茂和连榕编制的大学生敬畏感问卷(Dispositional Awe Scale for Chinese Undergraduates, DAS-CU),用于测量大学生的敬畏感倾向性水平^[1]。DAS共计25个项目,包括自然敬畏感、生命敬畏感、道德敬畏感、关系敬畏感和灵性敬畏感等5个维度。DAS-CU采用6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敬畏感倾向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DAS-CU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总合成信度为0.95,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1~0.83,合成信度为0.80~0.92。

2. 自我关怀量表。采用陈健等人修订的自我关怀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SCS),用于测量个体自我关怀水平^[28]。量表共26个项目,包含自我友善、自我评判、共同人性、自我孤立、正念、过度沉溺等6个维度。SCS采用5点计分,维度得分通过计算所对应题项的得分来确定,自我关怀总分则需将负向维度进行反向计分后,与正向维度得分相加。在本研究中,SCS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总合成信度为0.97,6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0~0.87,合成信度为0.77~0.87。

(三)统计和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使用R 4.2.3进行网络分析,探讨敬畏感5个维度与自我关怀6个维度的网络结构。网络分析将遵循以下步骤:网络估计、网络结构可视化、中心性指标计算、网络准确性与稳定性检验^[21]。

1. 网络估计。采用高斯图形模型(gaussian graphical mode),通过图像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法(graphical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来估计偏相关网络。该算法可以删除网络中相关性弱的连线,以获得更稳定、更简洁的网络^[22]。

2. 网络结构可视化。采用R中的qgraph包对网络结构进行可视化。网络节点代表变量维度,节点之间的连线称作边线(edge)。连线越粗或边线权

重(edge weight, EW)值越大,表示节点间联系越强^[23]。

3. 中心性指标计算。采用 R 中的 qgraph 包与 networktools 包计算节点中心性与桥接中心性指标。选用预期影响值(expected influence, EI)来衡量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影响力。预期影响值是指 1 个节点连接到其他节点的边线权重之和。与其他节点中心性指标相比,预期影响值不会将小于 0 的边线权重取绝对值,同时考虑了正负相关,能够更好地评估节点的影响力^[29]。参照 Mullarkey 等^[27]的研究,本研究选取预期影响值排在前 2 位的节点为核心节点。采用桥预期影响值来衡量节点与另一个节点群的关系,即找到连接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重要节点。桥预期影响值(bridge expected influence, BEI)与预期影响值类似,桥预期影响值是在考虑了负相关后,看节点与另一个节点群节点的边缘权重之和^[24]。通常,将桥预期影响值排名前 20%~30% 的节点作为桥接节点^[24]。

4. 网络准确性与稳定性检验。通过 R 中 bootnet 包估计网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通过边线权重的 95% 置信区间来估计边线权重的准确性,置信区间覆盖的区域越小则边缘估计越准确^[23]。通过计算相关稳定性系数(correlation stability coefficient, CS)来检验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程度。一般认为,CS 系数 ≥ 0.50 ,表示稳定性较好,CS 系数 ≥ 0.25 ,表示稳定性可以接受^[23]。

二、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使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总数为 8 个,最大公因子解释度为 19.38% ($<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对大学生敬畏感与自我关怀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表 1),整体而言,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正相关($r=0.10, P=0.004$)。从自我关怀的具体成分来看,敬畏感与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等 3 个积极成分均呈正相关($P<0.001$),与自我关怀的 3 个消极维度也呈正相关($P<0.001$)。

为探究敬畏感不同成分对自我关怀的影响,将敬畏感问卷划分为不含消极成分的敬畏感 16 题与含有消极成分的敬畏感 9 题(如:“我常感到法律或规则的约束力”)。相关结果表明,积极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正相关($r=0.22, P<0.001$),消极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负相关($r=-0.12, P<0.001$)。

进一步比较相关系数之间的差异可知,敬畏感与自我关怀正向维度的相关高于与负向维度的相关:(1)与自我友善的相关高于与自我评判的相关($Z=3.63, P<0.001$);(2)与共同人性的相关高于与自我孤立的相关($Z=3.69, P<0.001$);(3)与正念的相关边缘高于与过度沉溺的相关($Z=1.88, P=0.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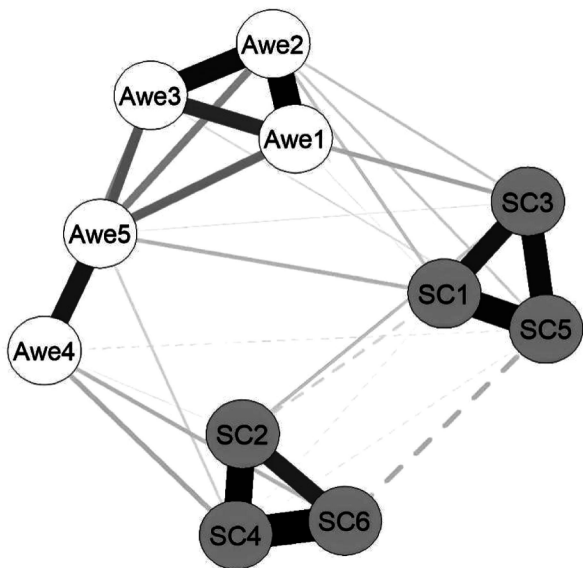
表 1 研究变量间的描述统计与 Pearson 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自我友善	1												
2. 自我评判	-0.13***	1											
3. 共同人性	0.61***	0.05	1										
4. 自我孤立	-0.15***	0.73***	0.01	1									
5. 正念	0.66***	-0.06	0.63***	-0.17***	1								
6. 过度沉溺	-0.13**	0.67***	-0.01	0.76***	0.20***	1							
7. 自我关怀总分	0.67***	-0.66***	0.53***	-0.72***	0.67***	-0.70**	1						
8. 自然敬畏感	0.30***	0.04	0.33***	0.06	0.28***	0.06	0.18***	1					
9. 生命敬畏感	0.33***	0.05	0.34***	-0.01	0.31***	0.04	0.22***	0.69***	1				
10. 道德敬畏感	0.27***	0.04	0.25***	0.01	0.26***	0.06	0.17***	0.61***	0.66***	1			
11. 关系敬畏感	0.02	0.22***	0.05	0.27***	-0.03	0.26***	-0.18***	0.24***	0.26***	0.31***	1		
12. 灵性敬畏感	0.25***	0.13***	0.25***	0.17***	0.16***	0.15***	0.04	0.47***	0.47***	0.48***	0.43***	1	
13. 敬畏感总分	0.31***	0.13***	0.32***	0.14***	0.25***	0.16***	0.10**	0.78***	0.79***	0.79***	0.61***	0.79***	1
$\bar{X}$	3.50	2.99	3.37	3.10	3.47	3.27	3.17	5.13	5.05	4.98	4.09	4.28	4.70
S	0.67	0.64	0.68	0.80	0.69	0.71	0.46	0.72	0.69	0.74	0.81	0.96	0.59

注: $n=804$; ** $P<0.01$, *** $P<0.001$ 。

(二)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分析

1. 网络估计。为探究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结构及其核心维度,本研究估计了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维度的偏相关网络。网络结构图呈现出 3 个集群,即敬畏感集群、正向自我关怀集群、负向自我关怀集群(图 1)。生命敬畏感(Awe2)与自我关怀的 3 个正向维度(SC1、SC3、SC5)均存在正向联系;关系敬畏感(Awe4)与自我孤立(SC4)及过度沉溺(SC6)存在正向联系。



注:实线为正向联结,虚线为负向联结,连线越短、粗代表联系越紧密;其中,Awe1=自然敬畏感、Awe2=生命敬畏感、Awe3=道德敬畏感、Awe4=关系敬畏感、Awe5=灵性敬畏感,SC1=自我友善、SC2=自我评判、SC3=共同人性、SC4=自我孤立、SC5=正念、SC6=过度沉溺。

图 1 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 GLASSO 网络结构

2. 节点中心性。分析节点的标准化预期影响值(图 2),按照 EI 的大小排序依次为生命敬畏感(EI=1.50)、自我孤立(EI=1.21),且通过节点的差异性比较发现(图 3),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孤立的预期影响值高于其他节点^[27]。因此,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网络的核心节点为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孤立。

3. 桥中心性。为进一步探究连接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节点,进行了桥中心性计算。由 BEI 排在前 30% 的节点可知^[24],关系敬畏感(BEI=0.16)、生命敬畏感(BEI=0.15)与共同人性(BEI=0.14)为桥接节点(图 4)。

4. 网络准确性与稳定性检验。对网络结构的准确性、节点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边线权重的置信区间范围小,表明网络结构准确性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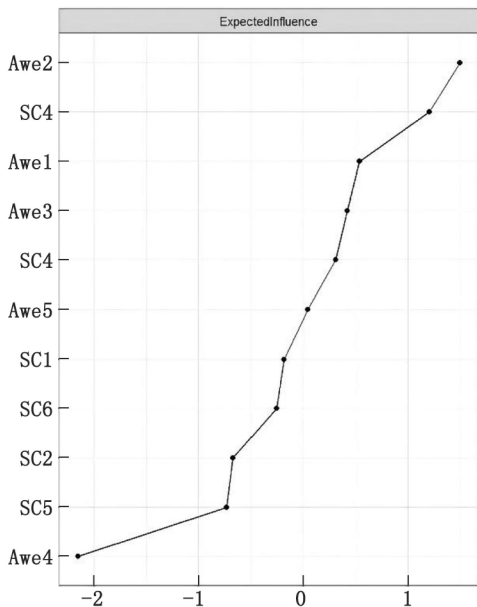


图 2 节点预期影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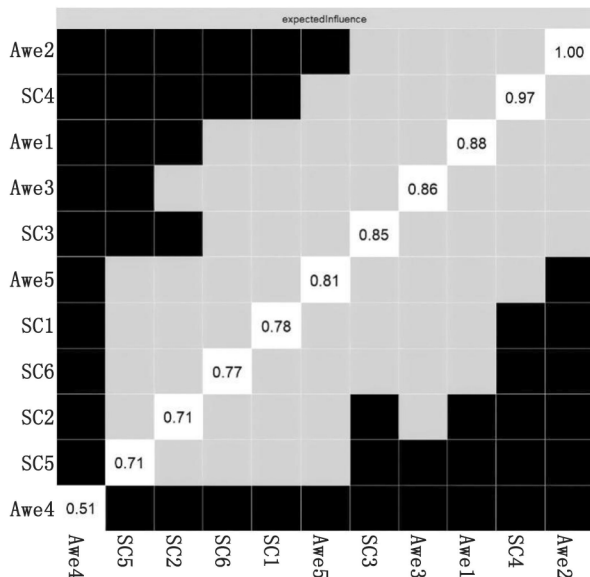


图 3 节点预期影响差异检验

节点预期影响值的 CS 系数为 0.67,BEI 的 CS 系数为 0.28,均大于 0.25。因此,网络节点的稳定性良好(图 5~图 6)。

三、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孤立为网络的核心节点;敬畏感与自我关怀通过关系敬畏感、生命敬畏感与共同人性 3 个桥接节点得以联系。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敬畏感作为一种积极情感的积极效应,拓展了敬畏感对内在自我的影响,也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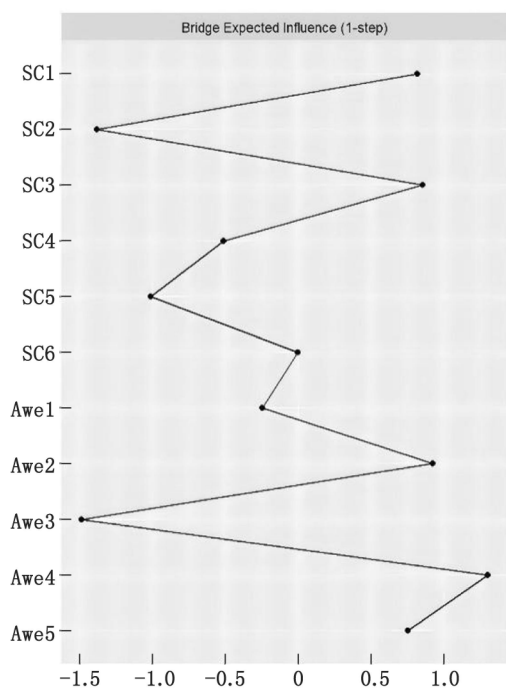


图4 桥预期影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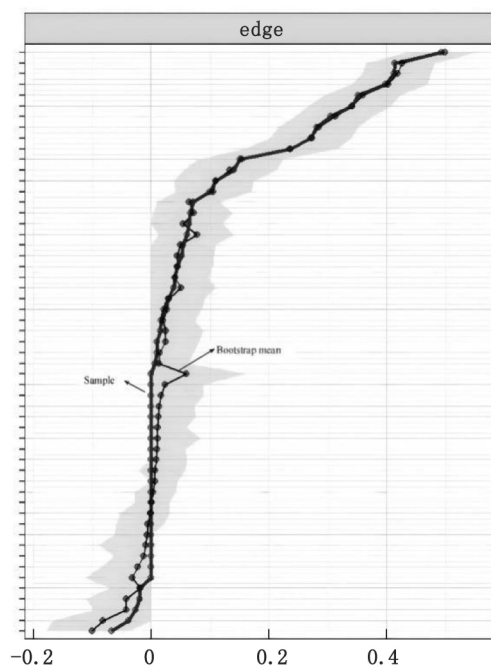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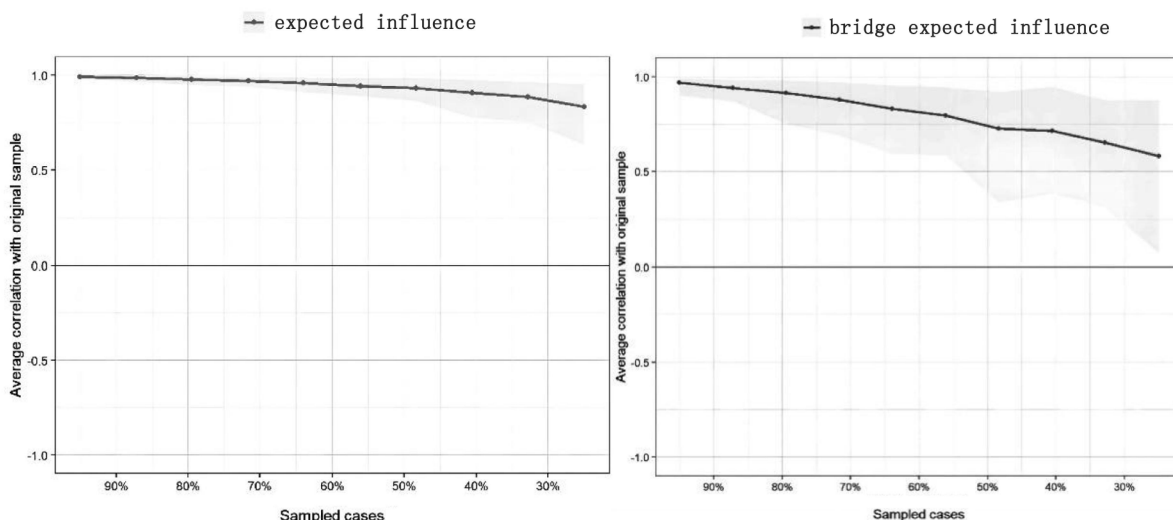


图5 网络的边线权重的95%置信区间



注:左图为偏相关网络节点稳定性检验,右图为桥接网络节点稳定性检验。

图6 节点稳定性检验

(一)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相关关系

研究表明,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呈现正相关关系。敬畏感作为自我超越情感,可以通过增强与他人联结感,进而增强个体的自我关怀水平^[12,15]。Rudd等发现敬畏感能够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活动^[30],这种正念状态有助于个体进行积极反刍,增强释放消极想法的能力,避免沉溺于负面情境之中^[31]。然而,作为一种复合情感,敬畏感包含消极成分^[32],会带来不确定性以及可控性的减少^[18],由此带来的无力感会使得个体陷入消极反

刍,产生过度沉溺体验,带来自我关怀的下降。但总体而言,敬畏感与自我关怀之间是积极正向联系。

(二)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关系

研究表明,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孤立是两者网络的核心节点,即干预这2个节点能更有效地对其他节点产生影响。生命是个体存在性的标志,个体的发展基于生命的存在。持有对生命的敬畏感,能激发个体对自我生命价值的珍视,内化爱护自我的意识。对自我生命的敬重可以使得个体更关注自身价值与意义^[33],形成关怀自我的信念,进一步

促使大学生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情感状态,促进自我关怀。以往研究发现,拥有积极的生命态度能够使得个体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带来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34]。这种社会支持也能减少自我孤立的出现。自我孤立倾向于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6],其与社会支持的丧失密切相关^[35]。当个体陷入自我孤立状态时,会减少与他人的积极互动,从而加剧内心的孤独感,往往会带来自我批评与过度沉溺等负性体验^[6,36]。基于积极情感的拓展建构理论可知,积极情感能够通过拓展个体的认知,进而建构个体资源^[16]。相对地,当个体处于自我孤立状态时,会由于认知受限进而导致自我关怀的下降,削弱敬畏感的积极体验。

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敬畏感、生命敬畏感与共同人性是连接敬畏感、自我关怀的桥梁节点,揭示了2个变量得以联系的重要节点。首先,敬畏感通过关系敬畏感、生命敬畏感与自我关怀得以联系。生命敬畏感和关系敬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及社交关系的深刻体验与认知,进而对自我关怀产生影响。生命敬畏感会促使个体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生命的脆弱、渺小。通过这种共通体验,个体能够增强共同人性,提升自我关怀。基于情感自我超越理论,敬畏感能够增强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连接^[12]。关系敬畏感所蕴含的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与感受^[1],有助于联结感的增强进而实现自我关怀。但在面对权威时,关系敬畏感可能会带来与他人间的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我关怀。从相关分析与网络分析结果可知,关系敬畏感更多与自我关怀的负向维度联系。已有研究发现,服从权威与消极情绪正相关^[37],这会带来自我关怀的下降。其次,自我关怀中的共同人性是连接敬畏感的桥梁节点。共同人性强调将自己的经历视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处于自我与外界的联结状态^[6]。Keltner与Haidt提到敬畏感这种原始情感(primordial emotion)本质上是种社交信号,其源于个体面对高阶层时所产生的一种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2]。相较于自我关怀的其他成分,共同人性强调自我经验与人类经验的联结,能更直接地连接到敬畏感。

关系敬畏感、生命敬畏感和共同人性均源于个体与自我及外界关系的深刻体验与认知^[1,6,33]。自我超越情感理论强调个体对自我存在性的感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这更能直接强化对自我经验的感知。生命敬畏感与关系敬畏感相对于其他

的敬畏感成分更直接地体现个体对自我及与他人关系的认知。此外,个体拥有共同人性有助于在面对生命、他人时更好地体会到敬畏感。共同人性强调自我与外界的联结状态,能够深化敬畏感这种集体情感。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实际而言,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这3个维度更直接地涉及个体的社会互动和自我认知,而敬畏感的其它成分相对间接。

(三)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通过网络分析展示了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网络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敬畏感中的生命敬畏感、关系敬畏感成分对自我关怀的重要作用,扩展了积极情感拓展-建构理论。此外,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自我超越情感向外的作用,如敬畏感对亲社会、集体行为等社会性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探究了敬畏感对内在自我的积极作用,拓展了自我超越情感理论。

针对性地培育生命敬畏感与关系敬畏感能提高大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敬畏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不仅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性发展,也有利于塑造积极自我。大学生往往面临着诸多存在性问题和压力,提升大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能够增强其面对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群体,大学生孤独感比率上升得更快^[38],而敬畏感所带来的联结感能够提升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减少孤独感。对大学生而言,培育生命敬畏感是提升自我关怀重要的一步。生命敬畏感能帮助个体从生命视角出发,认识到生命脆弱的同时唤起对生命的敬重,激发对自我的重视,促使其更加关注身心健康,帮助他们建立更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提升自我关怀水平。关系敬畏感作为桥梁节点提示,高校教育应结合敬畏感这一复合情感特点,制定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敬畏感是同时包含了“敬”与“畏”的复合情感,在关注“敬”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得防止“畏”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结合此特点,高校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社会联结感和同理心,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人际关系中的挑战,进而增强他们的自我关怀能力。

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仅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析。随着个体的认知发展,对敬畏感的理解以及自我关怀水平可能存在动态变化,后续研究可从发展视角进一步探究不同群体间敬畏感与自我关怀的关系;第二,由于研究工具的限制,本

研究未探究敬畏感的不同成分对自我关怀的影响。敬畏感是同时包含敬重感与畏惧感的复合情感,对自我关怀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两面性。未来的研究可针对敬畏感的不同成分对自我关怀的影响做进一步考察,为提高个体自我关怀水平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林荣茂,连榕.大学生敬畏感的现状调查[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1(4):20-26.
- [2]KELTNER D,HAIDT J.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J]. *Cognition and Emotion*,2003,17(2):297-314.
- [3]PERLIN J D,LI L.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20,15(2):291-308.
- [4]PAN X,JIANG T. A tale of self-transcendence: awe fosters optimism[J/OL].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2024:1-15[2024-08-21].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24.2394458>.
- [5]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社会性创伤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心理痛苦和乐观的作用[J]. *心理科学*,2024,47(4):1008-1015.
- [6]NEFF K D.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J]. *Self and Identity*,2003,2(3):223-250.
- [7]PETROCCHI N,COUYOUMDJIAN A. The impact of gratitude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the mediating role of criticizing,attacking,and reassuring the self[J]. *Self and Identity*,2016,15(2):191-205.
- [8]JIANG Y,REN Y,ZHU J,et al. Gratitude and hope relate to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mediation through self-compassion and family and school experiences[J]. *Current Psychology*,2022,41(2):935-942.
- [9]ZENG P,WANG P,NIE J,et al. Gratitude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mpass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9:105608.
- [10]WOOD A M,FROH J J,GERAGHTY A W A. Gratitude and well-being:a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10,30(7):890-905.
- [11]CHEN S K,MONGRAIN M. Awe and the interconnected self[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2021,16(6):770-778.
- [12]STELLAR J E,GORDON A M,PIFF P K,et al.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compassion,gratitude,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J]. *Emotion Review*,2017,9(3):200-207.
- [13]BAI Y,MARUSKIN L A,CHEN S,et al. Awe,the diminished self,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7,113(2):185.
- [14]STELLAR J E,GORDON A,ANDERSON C L,et al. Awe and hum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8,114(2):258-269.
- [15]SEO M,YANG S,LAURENT S M. No one is an island: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J]. *Emotion*,2023,23(3):601-612.
- [16]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1,56(3):218-226.
- [17]BOOKER J A,DUNSMORE J C. Testing direct and indirect ties of self-compassion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9,20(5):1563-1585.
- [18]GORDON A M,STELLAR J E,ANDERSON C L,et al.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7,113(2):310-328.
- [19]SUN Z,HOU Y,SONG L,et al.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awe on negative emotions in self-threatening situations[J]. *Behavioral Sciences*,2023,13(1):1-14.
- [20]SERGEANT S,MONGRAIN M. Are positive psychology exercises helpful for people with depressive personality styles?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2011,6(4):260-272.
- [21]BORSBOOM D,DESERNO M K,RHEMTULLA M,et al. Network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data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J]. *Nature Reviews Methods Primers*,2021,58(1):1-18.
- [22]蔡玉清,董书阳,袁帅,等.变量间的网络分析模型及其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2020,28(1):178-195.
- [23]EPSKAMP S,BORSBOOM D,FRIED E I. Estimating psychological networks and their accuracy:a tutorial paper[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18,50(1):195-212.
- [24]JONES P J,MA R,MCNALLY R J. Bridge centrality:a network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omorbidity[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2021,56(2):353-367.
- [25]BLANKEN T F,VAN DER ZWEERDE T,VAN STRATEN A,et al. Introducing network intervention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sequential,symptom-specific treat-

- ment effects; a demonstration in co-occurring insomnia and depression[J].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2019, 88(1): 52-54.
- [26] BRANDT M J, SIBLEY C G, OSBORNE D. What is central to political belief system networks?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9, 45 (9): 1352-1364.
- [27] MULLARKEY M C, MARCHETTI I, BEEVERS C G. Using network analysis to identify central symptom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19, 48(4): 656-668.
- [28] 陈健, 燕良轼, 周丽华. 中文版自悯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6): 734-736.
- [29] ROBINAUGH D J, MILLNER A J, MCNALLY R J. Identifying highly influential nodes in the complicated grief network[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6, 125(6): 747-757.
- [30] RUDD M, VOHS K D, AAKER J.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3 (10): 1130-1136.
- [31] QUOIDBACH J, BERRY E V, HANSENNE M, et al.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comparing the impact of eight savoring and dampening strategie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9(5): 368-373.
- [32] CHAUDHURY S H, GARG N, JIANG Z.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J]. *Emotion*, 2022, 22(7): 1653-1669.
- [33] 林荣茂, 沈逸琳, 林可心, 等. 青少年生命敬畏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4, 32 (3): 575-581.
- [34] 郑节霞, 戴哲茹, 袁野. 大学生生命态度与自杀意念: 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J].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1, 51(7): 600-602.
- [35] LOADES M E, CHATBURN E, HIGSON-SWEENEY N, et al. Rapid systematic review: the impact of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20, 59(11): 1218-1239.
- [36] MATTHEWS T, DANESE A, CASPI A, et al. Lonely young adults in modern Britain: findings from an epidemiological cohort study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9, 49(2): 268-277.
- [37] 何贵兵, 张玮, 成龙. 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未来时间取向对幸福感的影响[J]. *应用心理学*, 2010, 16(3): 250-256.
- [38] 叶宝娟, 周秀秀, 夏扉. 拒绝敏感性、情绪表达矛盾和孤独感的关系: 个体为中心的视角[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3): 614-617.

(编辑: 陈越)

欢迎查阅《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刊论文查询下载地址:

中国知网 维普数据库 万方数据 超星数据库 博看数据库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FYKS/issues/ejh3DTLZRSkvxi6umoahvYzdIp4LiMsVKqrvG0rkyw-GrCB8s_IDR0yFe70BXF8WdvyeWSY9ojFUd2xOvTawVg==?](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FYKS/issues/ejh3DTLZRSkvxi6umoahvYzdIp4LiMsVKqrvG0rkyw-GrCB8s_IDR0yFe70BXF8WdvyeWSY9ojFUd2xOvTawVg==?uniplatform=NZKPT) uniplatform=NZKPT(中国知网)

<http://www.cqvip.com/qikan/Detail.aspx?gch=86868X>(维普数据库)